

一瞬之光

〔日〕白石一文——著

黄心宁——译

一瞬の光



# 一瞬之光

一瞬の光

〔日〕白石一文——著

黄心宁——译

# 一瞬之光

一瞬の光

〔日〕白石一文——著

黄心宁——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瞬之光 / (日) 白石一文著; 黄心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202-4

I. ①一… II. ①白…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59270 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  
责任编辑 孙倩 王玲  
封面设计 聂永真



一瞬之光  
[日] 白石一文 著  
黄心宁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毫米 1/32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314,000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202-4/I·1240  
定 价 36.00元

我们人活着，就是活在死亡当中。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总是背负着不知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迟早终将成为事实。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人必须将人生的每个瞬间视为最后一瞬间。

如果下一个瞬间就是最后一瞬间，那么任何瞬间都将是闪耀的极致时光。

我想像香折十年、二十年后，还有更久以后的模样。就算香折和某人结婚生子，年华逐渐老去，就算今后的每一天、每一年她不再想起我，我还是会每一天、每一年牵挂着远方的她。我想我能以这样的心情度过我的后半辈子。

ISSHUN NO HIKARI by Kazufumi SHIRAISHI

Copyright © Kazufumi SHIRAISHI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Future View Technology Lt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a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我们人活着，就是活在死亡当中。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人总是背负着不知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而这个不确定性迟早终将成为事实。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人必须将人生的每个瞬间视为最后一瞬间。

如果下一个瞬间就是最后一瞬间，那么任何瞬间都将是闪耀的极致时光。





我想像香折十年、二十年后，还有更久以后的模样。就算香折和某人结婚生子，年华逐渐老去，就算今后的每一天、每一年她不再想起我，我还是会每一天、每一年牵挂着远方的她。我想我能以这样的心情度过我的后半辈子。



# 第一部

“香折”，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口叫出她的名字。

看见她回头的脸庞，这一瞬间，我心中某处似乎震了一下。

刚才她手腕上的伤口看得我触目惊心，就这样让她回去好吗？



是竹井带我走进了这家店，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而我却迟迟没察觉到那个女孩的存在。

当我发现她，她就在吧台的另一边替我和竹井换酒杯。她换了几次酒之后，我瞄到她放下威士忌的右手，袖口上有袖扣，袖口露出白色绷带。看到绷带的那一刹那我的记忆顿时苏醒，她白天的脸和现在的脸在我脑海里合而为一，我差点叫出声。打从我一坐上高脚椅，对方就发现我了，但她却面不改色，即使知道我已经发现了她，刻意注视着她，她的视线也绝不和我相会，继续保持若无其事的表情。

我偷偷观察她，发现她和其他几位酒保一样摇着调酒杯。她调酒、挤青柠、从密封罐中取出橄榄、切芝士。她身穿方领的白色衬衫和黑色短背心，一副端正干练的模样，身段和手法干净利落，可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从酒柜取出酒瓶转开瓶盖，手掌的动作宛如飞舞一般，熟练的程度远超过其他男酒保。

我惊讶不已，此刻她给人的印象和面试时落差太大了。现在的她，不过是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几个规律且静默无语的动作，当然旁观者的我也醉得不轻，但她的变化太过于惊人，我们十二小时前才在公司进行三对三的面谈，哪会想到她有如此神采奕奕的一面呢？

竹井已经醉倒了。他趴在吧台上发出微弱的呻吟。我看了手表，已经过了午夜两点。该是散场的时候了。

在前两家店喝酒时竹井还会礼让我。今晚约我出来喝酒的也是他。但在过了十二点之后，我们一路喝到这家位于南青山的餐吧，他说他是这里的常客。到了这里他就开始挖苦我，那种挖苦与我和同事喝酒时必定听到的冷嘲热讽不遑多让。竹井是我大学时代帆船队的学弟，因此关系也较为亲密。当年我担任队长，带队拿到全国第一，他是我的队员之一，也是我邀他进了现在的公司。我一直很关照他，我调任到人事部时，也只挑了竹井一人一起转调。我如此厚待竹井，他却还是会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有意无意酸我几句。一开始他还把内山骂得一文不值，最后却一脸世故地说：“桥田学长你实在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啦。虽然你现在高高在上，不过也得了解民间疾苦啊。想想内山部长的心情，四月突然从企划室空降来了一个小他一轮的后辈，还让这小毛头掌管所有录用事务，他当然不服气啊。他这次的做法你说卑鄙嘛当然很卑鄙，不过反正内山部长也不是你的对手嘛，你就稍微体谅一下，不要变得太阴险，随便应付应付就过去了，这才是成熟人的智慧，不是吗？”

最近我对于这类的说辞极度反感。这几年来，我常被揶揄说是“高高在上”、“金怀表”<sup>[1]</sup>、“像剃刀般敏锐”、“社长的心腹”，等等。尤其我在五年前转调到经营企划室，去年又以特例被拔擢为室长之后，这类揶揄的话就经常在公司内流传。之后我又在今年四月被任命为人事课长，从此我甚至认为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带了一股杀气。

这次人事部长内山的行为确实是冲着我来。公司在三月的高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天皇曾对帝国大学成绩优异者恩赐金怀表一只。而后成为名校出身表现优异的代名词。——中译注，下同

层经营会议中，决定大幅更改大学毕业生的录用办法。我在经营企划室花了一年的时间拟定录取制度改革计划，也因此春季异动中转任到人事部。而内山却在最后一刻，也就是实际执行新人的录取事宜时，把我从执行团队中除名。这是一个星期前，七月初的事情。

新人的录用事务原本属于人事课长的职掌，部长则是统筹公司内部人事。但内山却宣布今年他要亲自指挥新人录用，并片面决定只让我负责短期大学及职高毕业生录用部分。

“这是你第一次负责人事，而且还年轻嘛，今年一年就让我来示范，你要好好学习。反正明年起这都会变成你的职权。”

我比前任的人事课长小了八岁。内山指示我的职务内容时，顺便讽刺了我几句。他是本公司的董事兼人事部长，我当然无力反驳。况且他和我各自隶属于敌对的派系，他所属的宇佐见副社长派如今势力逐渐没落，公司内部谣传他明年必将调离总公司，转调到子公司当专务或常务<sup>[1]</sup>。我身为现任社长的爱将，必然成了他的眼中钉。总之，内山这次明目张胆地剥夺我的职权，只因为他希望在遭公司贬职之前报一箭之仇。

我不是不痛恨内山的小人行为。我从四月就开始负责新人录用的准备工作，因此当我听到这项消息时也曾是一肚子火。但如今，当时的怒气早消了。竹井说：“别变得太阴险。”把我说得好像比内山还要奸诈，事实上我丝毫没有这样的念头。再说，我根本没想过“内山不是我的对手”，更没笨到自以为了不起，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

[1] 专务与常务皆为公司董事之一。



老实说，我最近的心情正好相反。这几年来一路平步青云，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提拔，然而却对工作逐渐产生某种不自在感。我发现原本勉强维持的协调，正在一点一滴瓦解。我，应该是由各式各样的要素所组成，然而总觉得惟独工作这一个要素吸收了我最高浓度的养分，快速成长而形成一個可怕的肿瘤。这份感受伴随着另一种恐惧：这代表其他功能正逐渐退化中。

当我被指派为人事课长时，心想“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我也几度向扇谷社长表示自己不适任。但我毕竟是录用制度改革草案的撰写人，因此他完全不予理会。这不是我自愿要来的职位，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其实不曾憎恨过内山。

竹井已经呼呼大睡，我懒得叫醒他，暂且继续默默喝着我的威士忌，心想要不要叫那个女的替我做杯调酒，但又作罢。后来也因为无聊，我不停盯着她的一举一动。

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酒红色的口红，那色泽在光线的照射下有时还会呈现紫色，她丰润的嘴唇格外适合这个颜色。面试时，她让我有一种幼稚不可靠的印象，然而光是这支口红的颜色，就让我觉得她判若两人。发型是俏丽的短发，她把刘海梳到旁边，两侧头发则勾在耳朵后面，露出整个小巧的脸蛋。额头比想像中来得宽，一对双眼皮、圆圆的眼睛，位于细长的眉毛下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眼皮上闪着淡淡的蓝色眼影，鼻子虽小却非常挺。她的五官犹如一个男孩，不怎么性感，但看着看着，却会被她莫名的气质所吸引。她与白天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眼神，那双眼睛有一股强烈的气息，那样的强度并非来自她的自信，而是一种挣扎煎熬下的韧性；在她眼神深处，确实散发出一丝坚毅不挠的微小光芒。

我在公司见到她时，她身穿深蓝色套装和黑色低跟皮鞋，头发